

《客约》《厂约》

张謇律己甚严，其待客之道，体现在他制定的各项制度和规则中。如，创办大生纱厂时，他曾执笔撰写《厂约》：“客至，五簋八碟四小碗一点，不得逾此。”据民国时期作家“侧帽生”在《中央时事周报》上所述，张謇任北洋政府农工商总长时，请宴约晤甚繁，不胜其扰，他不愿把时间和精力消耗在这些无谓的应酬上，故拟订《客约》广而告之，说自己“以衰老之躯，宝贵之时间，供宾客往来雅宴清谈之酬酢，势实不给”，因而约法三章，对“饮食之会，敬谢不赴。并祈恕不设酬”等。

即便在迎来送往的各类饭局中，他也恪守为人处世之道。据其门下宋希尚回忆：“平日每饭一荤一素一汤，无特殊客人不加菜，衣服必破损而后易。途见一钉一板必弯腰捡起。张謇待人亦诚挚热情，约会宴客必定准时。客来立见，从无令人久候之恶习。态度温和平易，使人如坐春风。”有学者搜集张謇生前食谱，整理出所谓的“状元菜谱”，多为红烧芋艿、热炒田螺、蚌肉青菜、笋尖炖蛋之类“家常菜”而已。

张謇曾说：“用钱须视该用或为大众用者，虽千万不足惜。自用者，消耗者虽一文钱也须

考虑，也须节省。”每逢生日，张謇为避开亲朋好友贺寿，要么去京沪等地“出差”，要么借故回海门常乐乡下。其兄张督七十寿辰时，张謇设千龄宴庆贺，邀请来宾众多，“六十以上至八九十者，约者一百八十余人”，且都是各界长者，午餐仅为面，晚宴为“六素二腥”，“不特杀也”。张謇还常在新春举办团拜慈善宴会，曾作《移生日宴客费并馈金建养老院启》，“愿以觞客之钱，建养老院”，并希望“朋好诸君有隆贶于仆者，请移助之”，即用自己祝寿宴客的费用和友人贺礼兴建养老院、扶持慈善公益事业。到1923年，张謇资助社会事业的钱款，累计有230万到240万之巨。

西餐逸事

1909年8月，美商大赉等人组团访华。为推动“国民外交”、促成中美经济合作，担任议长的张謇在江苏咨议局举行隆重的欢迎宴会。对此，大赉印象深刻：“所有的东西都来自相距200英里的上海，如鲜花、食品、仆人、乐队，总之包括每一件东西。”接下来，张謇参加了密友

张謇的饭局



张謇(右六)的家庭合影

赵凤昌在上海惜阴堂招待大赉的家宴，并在日记中有详细记载：晚宴“凡十四人。欧美风俗，凡宴客以十三人为忌，盖耶稣门徒十三人中有一人卖师者，故耶稣遇难。至今奉教人忌之，妇女尤甚。竹君(赵凤昌字)于接待外宾事，自室中陈设及饮饌言语之节，无不审慎，可谓用心者矣”。这从一个侧面看出，张謇对西方历史文化所持的开放心态。

大生纱厂创办之初聘有外国技师和专家，张謇特地为他们建造小洋楼，专厨供应西餐和洋酒等。西餐常被张謇用来接待国内外客人。

“南开校友”严修(严范孙)应张謇之约到南通考察，后者请他在南通有斐饭店品尝西餐。张謇还在自家濠南别业，以西餐宴请来通参观的熊希龄。

饭桌之上

饭局中的张謇同样睿智过人。在宴请到访南通的“五省联军总司令”孙传芳时，他别出心裁，所上第一道菜为华盛顿汤。华盛顿汤这个菜名起得蹊跷，具体做法如今也不可考了，但应不属于名贵之菜。他之所以煞费苦心以华盛顿汤为菜名，只是用意良深，期待“孙联帅”等军阀如华盛顿那样，为推动国家统一强盛作出贡献。

对政治人物来说，饭局的功能自然远远超越“食色性也”的本能。1898年，张謇丁忧期满回京，恰逢戊戌变法到了关键时点，他与亦师亦友的翁同龢往来密切，提出一系列经济、教育等方面务实的变革主张。据张謇日记，阴历四月“二十日，虞山师招谈”。而翁同龢在日记中写道：“晚约张季直小饮，直谈至暮，毕竟奇才。”

鲁迅的朋友内山完造晚年在《花甲录》里回忆，民国时期他曾三到南通，其中第二次与张謇有过深度交流。1924年，内山完造和在沪日本基督教青年会成员50余人赴南通观光，受到张謇款待，彼此相互宴请。饭

桌上气氛热烈，每场宴会都持续两个小时以上。张謇介绍南通自治情况时，“条分缕析，颇为详尽，在座莫不惊叹”。谈到中日关系时，他一针见血地指出：“中日亲善则两利，否则两不利。日本决不能鲸吞中国，强为之，转足以自毙。”

宴客与诗书

文人的饭局总是与吟诗、挥毫分不开的，从这个意义上说，诗书画与酒同源。张謇虽“余事作诗人”，却算得上高产诗人，一生留下了1400余题诗作，晚年的张謇更是沉醉于其中。1923年冬，他发起九九消寒会，与众诗友轮流宴客，留下“温酒消寒小火炉，相将曹叟醉歌呼”诗句。晚年的张謇常邀好友公园赏菊、聚众小饮，并赋诗道：“花分秋色千家买，亭为诗人一醉忙。”他还借金沧江等友人，乘自己购自苏州的游船“苏来舫”泛舟濠河、饮酒作诗，“酒畔不须惊世事，沧江东去汉西流”。

张謇一生酷爱书法，去世前几日还在临帖。有意思的是，他日记中有“以连日作书之苦，宴客水榭自遣”的记载。接连几天的挥毫，常常会让张謇十分疲惫，因而通过宴请客人来解乏和犒劳自己——看来这是他眼里饭局的另一大功用。(摘自《纵横》2022年第4期 王斌文)

林徽因返乡探母



丰富的美感与生动的联想。或许，一个长期漂游在外的异乡人，对乡土的任何一点记忆，皆是如珍珠般美好珍贵。

1928年盛夏，对林徽因来说尤其难忘。因为这是她自父亲去世后，首次见到母亲。母亲变得苍老憔悴，与她记忆中的母亲判若两人，这让林徽因不禁悲从中来。她有一首自由体诗《情愿》，似在描摹1928年这次悲欣纠结的福州之行：

忘掉曾有这世界；有你；
哀悼谁又曾有过爱恋；
落花似的落尽，忘了去
这些个泪点里的情绪。

林徽因替母亲拭去泪珠，从包里取出送给母亲的礼物，说起自己的海外见闻。她希望眼前这位苦命的老母，能与她一起拥抱外面崭新的世界。在福州，走马灯式的欢宴与怀旧，无法让这位怀揣着更多梦想的才女长作停留。林徽因只停留了一个月左右，便奔赴东北大学而去了。

1930年，林徽因携夫君梁思成，与母亲何雪媛合影一帧(见图)，这是她将母亲接来同住后的首张合影，也是她唯一一次返回故乡福州的一个见证。1972年，何氏逝世，享寿九十，此时女儿林徽因、女婿梁思成早已先后离世。

(摘自《名人传记》2022年第4期 肖伊绯文)

1928年9月的福州，炙热依旧。刚从欧洲归来、与梁思成度完蜜月的林徽因飞赴福州塔巷旧居。

两年前父亲逝世，林徽因担心母亲感到孤独，准备接母亲去沈阳东北大学(林在该校任教)的寓所同住，这是她此行的主要目的。

虽然几乎没有在福州生活过，林徽因却会说地道的福州话，并且终生未改乡音。她在1946年所写的散文《一片阳光》里，曾深情地忆述自己对福州的童年记忆，认为那是“最初认识的一片阳光”：

那年我六岁，记得是刚刚出了水珠以后——水珠即寻常水痘，不过我家乡的话叫它做水珠。当时我很喜欢那美丽的名字，忘却它是一种病，因而也觉得有一种神秘的骄傲。只要有人过我窗口，问出“水珠”么？我就感到一种荣耀。那个感觉至今还印在脑子里。

“水珠”，一个普普通通的福州方言词汇，林徽因寄予其

俄罗斯“史上最糟糕的交易”

俄罗斯是第一个踏上阿拉斯加这片土地的欧洲国家。第一批由猎人带领的俄罗斯人于18世纪初抵达阿拉斯加，几十年后，第一批由毛皮商人组成的俄罗斯探险队抵达并在该地区定居，随后开启了殖民化进程，并在18世纪末达到顶峰。

殖民未果

最初外来者与当地人的关系还算友好。事实上，俄罗斯人从他们那里购买水獭皮，这也许是当时该地区最珍贵的“宝藏”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事情也变得更加复杂，特别是由于滥猎滥杀水獭，最终在许多地区导致这种动物灭绝。与此同时，还存在一些难以解决的共存问题，最终导致双方爆发武装冲突，甚至造成大批当地人死亡。除了俄罗斯人，还有一些无声无形的杀手在摧残着当地人：欧洲的疾病。这些疾病在该地区是前所未有的，因此当地人并不具备免疫力。例如，有高达80%的阿留申人都死于这些来自欧洲的疾病。

尽管俄罗斯人取得了数次军事胜利，但当地的部族从未停止过反抗。而俄罗斯人始终无法实现该地区的完全殖民化。事实上，当地的俄罗斯人口即使是在最高峰时也从未超过700人。尽管这里领土广阔而且蕴藏着黄金，但从俄罗斯前往阿拉斯加的旅途遥远而且造价

高昂，因此这些俄罗斯人无法说服更多同胞迁居到当地。

廉价出售

到19世纪中期，俄罗斯国内的财政状况十分困难。由于卷入克里米亚战争，俄罗斯已无法关注阿拉斯加的业务。沙皇身边的人开始建议最好离开阿拉斯加，因为美国想征服整个美洲大陆，轻而易举就能夺走这片土地，而不会给俄罗斯任何回报。于是他们提出了出售的方案，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也认为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好主意。

出售谈判于19世纪开始，但美国内战导致谈判陷入停顿。南北战争结束后，谈判重新开始，并在1867年3月走向高潮，当时沙皇派他的大臣到美国与国务卿苏厄德进行谈判。在短短的几周内，交易就达成了。美国将为阿拉斯加支付720万美元。这个价格相当于今天的1.3亿美元左右，即使按照当时的标准也很便宜。

美国国旗于1867年10月18日在阿拉斯加升起。在买下后的最初几年，由于华盛顿的政治家

更关心战后国家重建而不是所购买的新领土，所以只有军队和探险家在该地区进行搜寻，并绘制了第一批地图，还在许多内陆河流沿岸建立了行动站。

能源富矿

在1896年发生了一件足以扭转乾坤的事件。当时在加拿大的育空地区发现了黄金。成千上万的矿工在新定居者的陪同下，决定前往阿拉斯加，看看他们是否也能在那里找到黄金。慕名而来的大批探矿人员需要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和服务，而这为该地区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巨大的推动力。仅仅三年后，探矿者就在诺姆等地发现了黄金，这股“克朗代克淘金潮”对阿拉斯加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。

来到世纪之交，阿拉斯加地区显现出经济繁荣景象，形成了新的城市中心。铜矿开采、渔业和罐头业也开始受到关注。在买下阿拉斯加的头50年内，美国人的收入已经比他们购买时的价钱多出了100倍。(摘自4月11日《参考消息》)

